

<<淞滨琐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淞滨琐话>>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0487

10位ISBN编号：7533300483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齐鲁书社

作者：（清）王韬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淞滨琐话>>

内容概要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蔚为大观。

本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为此，我们特编辑出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以供研究者参考，并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本丛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力求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整理、校点。

工作中如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淞滨琐话>>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自序卷一 徐麟士 药娘 李延庚 田荔裳 画船纪艳 倪幼蓉卷二 魏月波 白琼仙
卢双月 金玉蟾 煨芋梦卷三 刘淑芳 柳青 仙井 严寿珠 真吾炼师 邱小娟卷四 辛四娘
沈兰芳 皇甫更生 徐希淑 反黄梁卷五 龚蒋两君轶事 乐国纪游 梅无瑕 袁野宾 刘大复
纪四大和尚卷六 剑气珠光传 花妖 箫仙 画妖 孙伯箴 水仙子卷七 谈艳(上) 谈艳(中)
谈艳(下) 粉城公主 邹生 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卷八 顾慧仙 杨莲史 罗浮纪迹 梅
鹤缘 柳夫人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校点后记

<<淞滨琐话>>

章节摘录

书摘 一日，为生前室三周年。

延高僧作佛事，铙钹钟磬，喧聒一堂。

又于别寺诵梁皇忏四十九日。

生回忆前尘，泫然流涕，因谓女曰：“前日托卿所探事，何以至今无一言？岂尔时故作谰语耶？”女曰：“所以不言者，恐伤君心耳。”

当日君夫人为九王子所见爱。

已遣鸩媒通雁币，方使入门，径前致词。

君夫人怒掷聘物于地曰：“宫中教读之任，所不敢辞；若以非礼相干，虽死非所闻命。

且凡间燕雀，岂能匹天上鸾凰？如不获已，焰坑血湖，刀山剑岭，皆我毕命所也，一任处置，何足惧哉！”九王子闻言怒甚，令裸体置之寒冰狱中。

曰：“适足炼我玉骨耳。”

‘复令投之洪炉。

曰：“铁心石肠，历劫难熔。

‘九王子见其不屈，气为之夺，然犹未肯遽止也。

旋为阎摩主者所知，嘉君夫人守节弗渝，戒九王子弗仇，令往生金闾为富室女，来生与君仍结夫妇缘。

。今人世已三年。

君今可转悲为喜矣。

”生问：“在金闾何处？”曰：“缘至当启知。

记取十三年后，有五羊使者来此，其时矣。

”生因谨志于册。

正言际，闾人人稟：“有自南海至者。

舆从烦赫，状似显宦，言必欲面见主人。

”生视其名刺，初不相识，姑出与谈。

则其人殊魁梧俊伟，谈吐生风，自言：“新卸增城县任，兹将人都引见。

余戚孙笠舫鹺尹，现亦需次粤垣，与君有葭莩亲，有书达其女韵史，余为作寄书邮。

”袖中出一函致生，匆促遽别。

生持函入内，与女观之。

内言：“阿秋年已长成，当为择配。

如意中无可选之人，即归田生，效娥英故事，亦无不可。

青鸟使来，即汝从姊之婿，不妨出见也。

”女商之生。

生初佯为不可，笑曰：“恐醋娘子想吃杨梅，将从何处觅仓庚羹耶？”女曰：“檀奴抑何狡狴哉！欲取姑舍，欲擒姑纵，已如见其肺肝。

侬无妒意，何烦疗哉？”越一年，蓉仙年已十七，元宵赏灯后，即令讫吉完婚。

一时礼仪之盛，器物之华，服饰之丽，远近来观者，无不啧啧叹美。

宾客济跽，冠裳毕集，向时纳女，远不能及。

人皆称女之贤。

生拟赴春闱，公车北上，二女群劝止之曰：“君今日左对尹邢，右拥施旦，室藏佳酝，园有名花，每值良辰美景，月夕花朝，置酒并酌，怡然共乐。

君倡于前，妾和于后，讵非天壤间一大快事哉！恐闾苑神仙，亦无此乐趣也；何必于役道途，再作春明之梦。

即使入词林，登玉堂，亦不过世上浮荣耳，何足为重轻。

如君必欲行，真身有俗骨哉。

况依姊妹侍君衽席，要亦短缘撮合耳。

<<淞滨琐话>>

他时恐悔之晚矣。

”生乃止。

一日，庭中牡丹大放，花朵皆巨如盆盎，活色娇香，绚烂夺目。

生方与二女举觞酬劝，忽报前时增城县令复来。

生即出见。

自言已为广州太守，兹已超擢道员，因普都门，迂道过此耳。

翌日，生设盛筵招之，同赏牡丹。

客赞誉不绝口，而盛称一黄一紫为群花之冠，屡乞异种，将携之归。

生难固拒，不得已分植于盆赠焉。

白以为拱璧之贻，不是过也。

不意客去后，人视二女，同时抱病，月惨花蔫，容光憔悴，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栏前花萎，阃内人亡，生哀痛欲绝，尽以金玉珠宝为殉。

及葬；举；其槽，轻若无物。

生自此不欲居家，出游江浙，聊解愁怀。

偶经金阊城畔，小住寓斋，同人邀往留园，泛舟偕去。

画船栉比，士女如云，生特赏识沈金兰，以为可独步苏台。

于园中见一女子，举止态度，仿佛似织云，不禁注目视之。

女回顾见生，恍若似曾相识，讶其久矚，转眸一笑，姗姗行远。

托人访之，知系巨室。

浼媒聘焉。

卜宅于吴门，偶与话织云旧事，女不能对。

画船纪艳 钱江画舫，夙著艳名。

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义桥，若富阳，若严州，若兰溪，若金华，若龙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计程六百里之遥。

每处多则数十艘，少或数艘。

舟中女校书，或三四人，或一二人。

画船之增减，视地方之盛衰。

停泊处，如鱼贯，如雁序，粉白黛绿，列舟而居。

每当水面风来，天心月朗，杯盘狼藉，丝竹骈罗，洵足结山水之胜缘，消旅居之客感。

个中翘楚，首推观风校书。

碧玉年华，绿珠声价，丰容盛鬋，光彩照人，颀立亭亭，有玉树临风之概。

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发声，四座倾听。

性娴雅，无章台习气，喜与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谈，娓娓不倦。

西江二仰山人，随宦来盈川，平章花月，眼界颇高，独屡绳观风之美于倚玉生。

生素不喜作狭邪游，姑妄听之，似来深信。

中秋之夕，仰山招诸名流，宴集江船，强拉生往。

时则秋水澄鲜，月明如昼。

姬素妆淡服，秀媚天然。

生一见倾心，两情弥洽。

华筵既启，群花纷来。

燕瘦环肥，并皆佳妙。

饭颗山樵，时亦在座，择其尤艳者，各赠一联以奖之。

赠观风云：“观山玩水风双桨，凤管鸾笙月一觞。

”赠莲棣云：“莲子团栾征吉兆，棣花翩反寄相思。

”莲棣生长桐庐，住桐君山下，貌秀丽独冠一村，邻家姊妹俱以西施相目。

家贫亲没，遂堕风尘，非其素志也。

赠檀香云：“檀板金尊，得少佳趣。

<<淞滨琐话>>

香温茶熟，别有会心。

檀香居富阳之小隐山下，亦小家女子，婀娜娉婷，别饶媚态。

年止十六，梳栊才一月耳。

赠翠风云：“翠袖天寒倚竹，凤钗春暖替簪花。

翠凤本钱塘人，住莲花峰下，小名阿凤，幼时肤白如雪，人戏以白凤凰呼之。

及长，好着绿衣，因名翠凤。

赠沈香云：“沈鱼落雁倾城貌，香雾清辉忆旧词。

沈香乃富春江畔渔家女子，少长，态度苗条，眉目如画，秀曼风流，迥超俦类。

乃使之弹筝掐笛，品竹调丝，一学便成，妙合音节，曲师自叹弗如。

山樵于时倚醉微吟，擘笺题句，挥毫染写，墨涌淋漓，无不各当其意以去。

一时画舫中传为佳话。

咏花生与观凤交尤昵，曾作本事诗上下平三十绝赠之。

兹录二首，以见一斑：重重香雾护云鬟，杨柳腰支拟小蛮。

记得秋江明月夜，一樽同赏六朝山。

一溪新涨绿于油，檀板金樽破客愁。

记得日高春睡起，泥人并坐看梳头。

兰陵痴梦生，翩翩浊世佳公子也。

慕桐江严陵之胜，买棹来游。

遍历花丛，殊少许可。

偶遇姬于栏柯山下，奇赏之，谓其秀色可餐，宝光外溢，真得山川灵淑之气者。

流连匝月，缠头锦费六百缗。

生虽豪侈，而姬之美丽亦从可知矣。

岭梅香里，新船落成，开筵宴客，热闹异常，几于灯火连宵，笙歌彻夜。

曾经沧海客赠以一联云：“倘遇咏花人，不妨载酒；剧怜浣纱女，终须泛湖。

盖中遇惋惜之意，情亦深矣。

同时有莲棣者，与观凤年相若，名相埒，素面生娇，白饶馨逸，性静穆，寡言笑，如幽闺处女，不求人，冷，而人自怜之。

客或人一游语，面发赖，不能答。

蓬窗多暇，刺绣自娱，咏花生眷爱尤深。

芳情密缔，绮语遂多。

所作《莲溪行》一篇，为时传诵，其诗云：玉宇净如洗，星影销掩枪。

涉江揽秋色，花阴藏画膛。

青溪有小妹，泛宅波中央。

一笑生百媚，俗虑消吟肠。

相对各无语，罗襦闻幽香。

羊灯明绮夕，鸾钗艳新妆。

觴政不嫌虐，殷勤催酒忙。

银筝断复续，珠喉清且长。

夜静霜柝急，绿波生微凉。

曲终月堕水，汀雁飞成行。

莲棣得诗甚喜，置之粉盂镜奁之侧，时时吟诵，亦可深于情者矣。

他如官妹之俊爽不群，风流自喜；凤玉之丰神旖旎，意态温柔；兰仙之娇小玲珑，动人怜惜；喜欢之面面圆到，落落大方；竹英则十五盈盈，聪明绝世；云栖则华妆绰约，婉婉宜人；高凤则秀丽天成，不假妆饰；香媚则宛转周旋，曲如人意；皆画船后起之秀也。

丁亥四月初旬，天南遁叟作西泠之游，泛舟于六桥三竺间，蓼红苕碧，点缀生新。

诸同人邀饮于三潭印月，刚值浴佛日，士女麇至，几于袂云而汗雨。

俞楼外一酒家，买醉者无隙座。

<<淞滨琐话>>

遁叟厌其器，乃往灵隐。

舆中见四山环合，葱茜扑人，不禁叫绝。

既至，饭于方丈，蔬笋绝佳。

方偕同人，散步寺前，瞥见鱼轩络绎而来。

中有二女，装束艳冶，殆不类良家，姗姗诣大殿礼佛。

遁叟视其一丰神淡远，态度娉婷，秀靥承颧，长眉人鬓；其一秀丽天生，自饶柔媚，双瞳点水，两颊泛霞。

斗媚争妍，堪称双绝。

同人中有相识者，曰：“一为倩珠，一为漱玉——画船中姊妹花也。

君既赞赏，今日何不即往钱塘城外一游？”遁叟以明晨返棹辞之。

二女游戏既毕，遂出登舆，见遁叟襟边系一红花，褰帘时不禁向遁叟嫣然一笑。

同人谓遁叟曰：“君艳福几生修到哉！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亦足以消魂矣。

”有袁太守光伯者，素有豪名。

见女，特加赏识。

遂令开宴传花击鼓，坐月飞觞，备极其乐。

既夕留宿，缠绵臻至。

袁新丧偶，其友玉无玷。

劝其纳之后房，作小星之替月。

袁密谓之曰：“彼姝者子，绮年二九，正属妙龄。

惟是摩弄酥胸，已宽豆蔻，支离瘦骨，略似麻秸。

问洞口之桃花，易进渔郎之宝筏。

窃谓此非汉武温柔乡也。

但可作一度之春风，何必结同心之仙缕哉。

”其议遂罢。

女既为曲里之尤，一时之评论群芳者，特以之魁花榜。

由是寻花问柳者，争欲一识萼仙以为荣。

有张瑞仙者，贵公子也，新自南昌来，眼界特高，妙选众姝，少所许可。

见女艳之，问其名，笑曰：“两美合，二仙并，好事可成矣。

”遂设席于红芙蓉榭。

肴核既陈，丝竹竞奏，猜枚行令，兴会颇剧。

女坐于旁，相依肘下，有如飞鸟之依人。

张拇战辄负，时令女代酒。

女本不善饮，为之强尽数觥，两颊微红，浑如海棠春睡初足，益增其媚。

张拥之置膝，曰：“此我家丽华也。

有如此好姿首，恐北里风月，南部烟花，当推独步矣。

”竟出三千金为之脱籍，迎归家中，擅专房宠。

连产三女，皆不育。

张曰：“此真瓦窑也。

”由此渐失欢于大妇。

张亦待之日薄，无复前时之眷恋矣。

女亦自悔叹曰：“昔也惜不及春风而嫁杏，今徒摇落于秋江，其命也夫！夫复何言？”女自是有矢志参禅之想。

白云庵尼净因，女母之旧识也。

女母死后，曾延彼为作佛事。

一夕偶至女家，稽首问讯，谛视女，惊曰：“玉容抑何消瘦至是也！”

”女缕诉苦况，并示欲祝发空门，皈依佛座，修三生之慧业，证前世之夙因，永结净缘，诞登道岸。

净因曰：“汝年未逾二十，何遂便作此想？一人此中，身难自主，长宵寒柝，午夜孤灯，枕冷衾单，如

<<淞滨琐话>>

何可耐?”女曰：“儿计已决，请勿复言。

我母生我时，梦为一朵红菡萏，植于池中，为异兽所食，花片片堕水上。

赋命之薄，定于生初。

儿莲性已胎，荷丝易杀。

师何不收入禅门，修成菩提正果，使灵山会上，度一苦命人也。

”遂除手中金钏，畀之曰：“聊以供养十方。

儿来时自有奁中资，足贍一生，但费香积厨中一杯清水耳。

”立将青丝剪下，扑镜于地。

尼逡巡自去。

翌日，女辞大妇，竟至庵中。

张亦不能止之也。

始桐仙闻其从戚，心憾焉，每造蜚语以污蔑之。

后闻其堕平康，拟托故往当湖访之，店主人约束严，跬步不能远出。

未几，又属于张。

张巨族也，知己绝望。

今悉其人庵，饰貌修容而往，指名求见。

女不出，以玉块一贻之。

内有字数行云：“妾已成清净身，菩提树老，明镜台高，不能使东风再为动摇。

君其休矣，勿生妄念。

”桐仙丧气而返。

五无玷闻之，合掌赞叹曰：“此女菩萨能结如是果，善哉!善哉!”

<<淞滨琐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天下之事，纷纭万变，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人生堕地即哭，盖知所人非快活世界，而有生亦非乐趣也。

人生于世，不过数十寒暑耳，有生则必有死。

此数十寒暑中，自孩提无知，以迄乎龙钟待尽，其间或疾苦，或颠连，或忧愁，备人世诸苦恼而一身受之，此即由佛经所谓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诸境而出。

夫人一心在无挂碍，故富贵而忧戚，不如贫贱而快意肆志焉。

今使问于人曰：“处逆境而心安，与处顺境而心劳，二者孰胜？”则必以心不困于境者为优。

然人能知之，而不能行之，则已入于苦海中也。

世间富贵荣华贫贱屈辱皆境也，境也者，不过暂焉而已。

优游恬适，舒畅怡悦，所以养乎心者也。

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以自娱其心。

人于世间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而忧喜哀乐会合别离以是而生焉。

备历乎诸境，胶扰于一心，宜乎发之玄者白，齿之坚者危，魂魄一去，同于草亡木卒，顾此言乎处顺境而未及乎逆境也。

其有极人伦之变，而涉夫人世之险峨，其境为至难，其心为独苦。

然则人自有生以来，浮湛阎浮提中，一苦恼众生耳。

故曰：我之所患在乎有身，身自有生得来，而为诸苦丛射之鹄。

人自乐有生，我自求无生，有生在世，其亦赘疣而已。

余今年六十矣，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偶尔劳顿，体中便觉不快，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把卷静坐，即尔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后，意即不相缀属。

以此而犹欲著书立说，其可得哉！倦游归来，却扫杜门，谢绝人事，酬应简寂，生平于品竹弹丝，棋枰曲谱，一无所好。

日长多暇，所以把玩昕夕，消遣岁月者，不过驱使烟墨，供我诙谐而已。

以此《淞滨琐话》又复积如束笋，哀然成集也。

《淞隐漫录》所纪，涉于人事为多，至于灵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鸟兽虫鱼，篇牋寥寥，未能遍及。

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之所生。

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

幻由心造，则人心为最奇也。

余于生老疾病，悲欢离合，已遍尝其境，所不可知者，死耳。

向居香海，入秋咳作，气上逆不能着枕，终宵危坐达旦，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去死几希。

长夜辗转，一灯荧碧，几于与鬼为邻。

然昏厥瞥眩中，此心湛然，尚觉可用。

追思前后所历，显显在目，感恩未报，有怨胥混。

痛知己之云亡，念知音之未寡，则又蹶然以兴，涕泗滂集。

故兹之所作，亦聊寄我兴焉而已，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

岂敢谓异类有情，幽途可乐，鸟兽同群，鹿豕与游，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顾也。

夫荒唐之词，发端于漆园，怪诞之说，滥觞乎《洞冥》。

《虞初》九百，早以是鸣。

降及后世，抑复工已。

余向作《遁窟谰言》，见者谬加许可，江西书贾至易名翻板，借以射利。

《淞隐漫录》重刻行世，至再至三，或题曰《后聊斋图说》，售者颇众。

前后三书，凡数十卷，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人林曰：“子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虽然，余之笔墨何足及留仙万一，即作病余呻吟之语、将死游戏之言观可也。

<<淞滨琐话>>

光绪丁亥中元后三日天南遁叟王韬序于沪北淞隐庐

<<淞滨琐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